

乔柿园来信

王振羽



凝望 李昊天 摄

66年前,她还在沙河北岸的县七中读书,应该是在初一。这所学校,乡人不大习惯说七中,多说蒲楼中学。就在下午刚下课不久,与同学们正在打扫教室,班主任老师来喊她去办公室。班主任教语文,他的办公室就在初一教室的最东端,一个年级的语文老师都集中在一起办公。她急急忙忙地来到这里,心里很是忐忑。老师和蔼地说,这里有你一封信,是从襄城山头店的乔柿园寄来的,别人搞不清楚,误拆了,你不要介意啊。她心里一愣,一头雾水,山头店乔柿园?那里没有什么亲戚啊。她拿过这封信谢过老师,就匆匆回宿舍去了。

到了宿舍,坐在床上,她平复了一下情绪,把信打开。信很简单,无抬头,无落款,只有寥寥几个字,歪歪扭扭:“饿,要两块钱。”她反复看这封来自乔柿园的信,疑窦丛生,坐卧不安。是哥哥来信?他远在海南岛,这封信明明来自襄县啊。是父亲来信?他不识字,也从不写信,他在漯河的沙河处,怎么会是襄城山头店乔柿园?乔柿园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?

当时,她在蒲楼中学就读,是住校生,到了周末,才能回家。从蒲楼中学往东回到名字叫姜渡口的小村落,还有几十里路呢。从蒲楼仆仆风尘回到家里,天已经黑了,两个弟弟早已在村子西头的湛河边的石桥头等候多时。兄妹三人一进家里,母亲就把她悄悄拉到屋子里间,对她说,恁伯现在到山头店集中出工,什么时候完工,还不知道。母亲用的词是“出工”。这一下,她明白过来了,乔柿园的来信是爹爹托人写来的。爹爹在乔柿园出工,难道没有人管饭?他怎么从漯河到了襄县?容不得多想,家里也是缺吃少喝,穷得叮当响,每个人都

是按份数到村里的大食堂排队领饭,被乡人们称作“喝稀水”,但,谁敢发牢骚?谁敢有意见?实在饿得难受,也只能忍着。发现谁家冒烟动灶,很快就有村里的“小分队”前来搜查,吆五喝六,凶神恶煞,令人心惊胆颤。母亲还是冒着极大风险,炒了一些黄豆,用石臼捣碎,放些盐,用袋子装上,包了一层又一层,让她与大弟弟一起去乔柿园,看爹爹。

姐弟两人就这样在天没有亮就悄悄出村了。出村沿着汝河大堤往西北而行,姐弟俩觉得沿着河堤走虽然不太会遇到有人盘查,却走了不少冤枉路。于是,两人就下了河堤,从

祝冯、蒋湾这两个村落中间穿过,再翻过小铁路,到了胡冈村西。到了胡冈,北首山似乎就在眼前。弟弟到了胡冈,无论如何是走不动了,大汗淋漓,口渴得厉害,也饿。两人就到村子里一户人家寻水喝,顺便再问路怎么走。这户人家看姐弟两人累成这样,就拿出刚分的红薯给他们吃。姐姐推让再三,弟弟眼巴巴想吃,这户人家说,看你戴着团徽,还是共青团员啊,快吃吧!快吃吧!

补充了能量,弟弟精神倍增,姐弟两人很快就过了杨树孙,到了山头店。再向人打听,却被告知,乔柿园还远着呢,要从山头店再往西北走,至少

还有十几里路。急匆匆走着,就到了首山背后,也就是所谓的首山之北,她印象最深的是绵延的首山西端的文峰塔了。这座文峰塔,据说建于明代,她小时候跟着家里的船队从汝州、郟县装货归来,在飘荡于汝水的大船上,就能远远看到文峰塔尖。船队会在襄县城南的三里沟放桅休整一下,在她的印象中,当年的三里沟热闹非凡,极为繁华,卖各种小吃的,更有售卖各种货物的,人头攒动,摩肩接踵……眼看乔柿园就要到了,她心里却陡然紧张起来,爹爹现在究竟怎么样了?不是到了万分难处,他怎么会给她写信?

到了村口,有人盘问,她说明原由。乔柿园的村人说,你们往村子南边走,过一条水渠,就到了。姐弟俩一听,终于要到了,不由得兴奋起来,他们翻过高高的引水渠,眼看就到了首山脚下。这里有人站岗放哨,禁止前行。经过一番查问,站岗者让姐弟俩在此等候,他们有人前去通知传唤。焦灼不安地守候很久,爹爹来了,蓬头垢面,满脸胡须。多日不见,此地重逢,没有寒暄,没有拥抱,父女三人,唯有泪落。她把母亲炒的黄豆拿出来,爹爹大口吃了起来,吃着,吃着,一行浊泪,悄然落下。爹爹说,这里的人,很好,每天在山洞里点雷管,开石头,他只是搬运石头,不去点雷管,危险少多了。

他又要去忙着搬石头了。她问爹爹,那封信是咋回事?爹爹说,只是想让女儿知道,他现在不在漯河,是在乔柿园搬石头,让恁娘放心。

“恁娘”,就是我的母亲。乔柿园,是在首山之北汝水南岸的一处普通村落。乙巳年端午假期,陪爹娘闲走,路过此村,母亲提到这一云烟往事,说起她在沙河边上的蒲楼中学收到的这一封信,一封来自乔柿园的信。

石化路候雨

章宪法

每次呆在石化路,差不多都收到弟弟的电话,我都猜到他要说什么:“你那也要下雨了吧?”我知道他有些高兴,才这么打开话头的。弟弟在乡下种了几十亩景观树,时常端着长而沉的水管,嘴角咬着汗,表情不甘地对着树苗浇水。

云低欲雨时,我们这些学生家长才会赶来,或骑车,或开车,行道树间停好,等候雨,等候放学。小摊贩的小吃车,早占了行道树下宽敞的位子,等候生意。人行道洁净,一粒烤肉泛起油光,不知是谁啃串时掉落的。猛然间,一只麻雀从枝头弹射而下,精准而麻利地啄起肉粒。十米开外的树枝,它一定等候了很久,“噌”地起飞时充满获胜的快意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搬掉了安庆城西的七座山头,兴建了大型国企安庆石化,修建了数条“石化路”。厂城之间的这一条,正式路名是“石化四路”,总部、俱乐部、中学等都在路北,是安庆人最熟悉的“石化路”,好多人忘了它正式的名字。

石化路繁忙,下雨时尤甚:本来学生可以自己回家,一下子多出许多家长许多车,还有许多赶过来的交警。石化路热闹,上下学时尤甚: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,总是停着各色简易小吃车,有卖包子、豆浆等早点的,有卖烤肠、烤肉等烧烤的,还有一些饮用水与运动饮料。小摊贩做上班族的生意,但主要还是冲着中学生的。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,有家长要求将周边小摊贩给禁了,老师说:“我们共同做学生工作吧,那些小摊贩,靠这个谋生计,也不容易。”

这是我听过的最好解释。国企对环保尤为重视,绿化成了石化的标识。流动摊点离学校比较近,确实也看不出对教学有什么影响:所有的小吃车,都隐藏在“丛林”里,风掠过树梢,无声无息。

石化路沥青路面有四车道,这是那个年代等级很高的厂区道路。现在南侧划了一排收费停车位,主路面显得有些狭窄,但两侧的人行道依旧阔大。石化路每侧的人行道中间的绿化池有两米多,绿化池两边分别又是两米多的步道。半个世纪过去,行道树多已长成合抱之木。

有着城市的平坦亮堂,不乏丛林

的曲折幽深,石化路最让人惊奇的的就是这些行道树。与多数城市的人行道不同,石化路的人行道并不整齐划一,有的地方稍窄一点,有的地方更宽一些。窄处人行道上,高大的香樟两棵两棵地并立,两排之间是另一棵香樟树,只是少了绿化池;宽处人行道上,也是大香樟两棵两棵地并立,中间的绿化池里,必耸起一棵更高大的水杉。绿化池里满是白茅,还有毛黄桷、紫锦木,或是自带灯笼的复羽叶栎树。美好是没有大小的,石化路上的草木之美,我看在眼里。

城里的雨,是翻山越岭从乡下来的。泥土的气息,村庄的汗味,已先期抵达,今天这场雨注定要来。弟弟的电话又打了过来:“你们那的雨大吗?”我笑了笑:“快了,这雨应该不小。”行道树间的一个摊贩,“哗”地一声撑开巨伞,临近的枝叶顿时绯红。

其实,我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,并不是等候雨水驱赶他们的生意。我只是在想,明明大雨将至,员工的与学生都会匆匆离去,小摊贩为何不收摊回家?可能是习惯,也可能是不甘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嗜好,不一定具有功利目的。文人旧嗜“九雅”,“听雨”“候月”之类。听雨是倾听大

地万物,候月是静候遥远无边,我觉得石化路更适合“候雨”。我的老家,把下雨叫做“落雨”。乡下的雨与城里不同,那是上天之物,离织女不远,离七仙女也近,正如黄梅戏所唱:“飘飘荡荡天河来。”这个小贩也会唱黄梅戏,曾边候生意边哼哼,就在这棵大香樟下,高耸的树冠为其撑着一柄巨伞。

天色陡暗,似浓墨泼纸,小贩按亮了照明灯,打开了小吃车上的燃气灶,烤肉顿时送出香来。有更多的家长骑车过来,也有下班的一个个离去,没有一个像是顾客,小贩是在预制烧烤么?左手挑捡烤串,右手在灶火上翻炒,越发忙碌起来,让风一样路过的人回头一瞥。小吃车是石化路的吊带衫,分明的美,自带的人气。

浓浓的风接踵而至,有着刚刚离开禾苗的色与香。听到风声,一些叶片离树而下,或红或黄,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,认真地趴在人行道上,又不时调整贴地的姿势。风又吹来了一辆电动车,或是电动车带来了一阵风,沉甸甸黄头盔背对着我,是一个到小吃摊取单的外卖员。我一直有个错觉,以为外卖员都是在店铺取餐。外卖员的脚踏在地上,聚氯乙烯鞋子里露出白净的脚丫。

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子,眉宇间有着外卖服不能掩饰的秀气。阔绰的树冠上开始有击打之声,小贩与她挥手而笑。车轮旋转,禾苗拔节,所有的等候都是值得的。

雨闻香而来。

